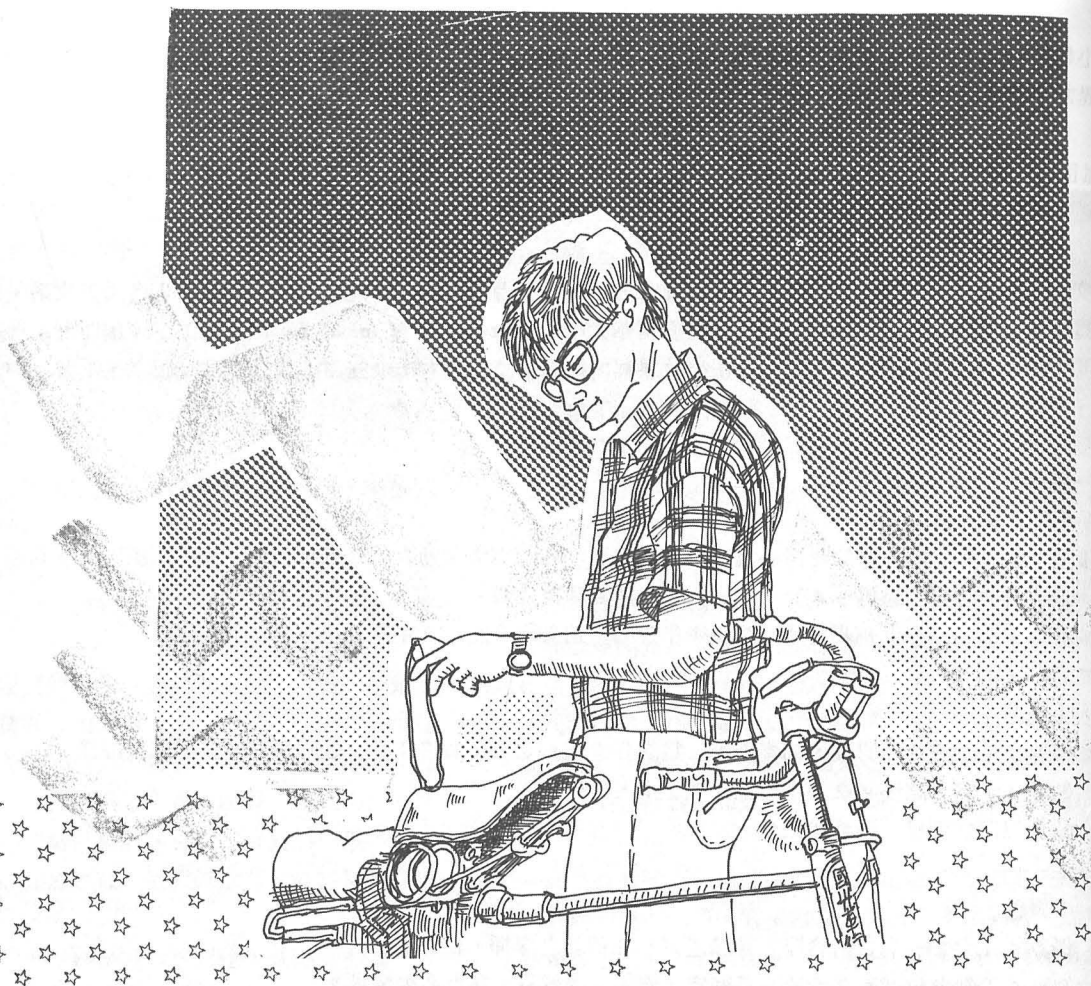


# 大樹塌了

陳俊志文



今晨的地上留著昨夜狂風的痕跡，一袋袋垃圾，東倒西歪地，和著積沙、石綿瓦碎片以及些許落葉，散列在道路兩旁。感覺上，有點像電視上的印度風光——許多印度人或坐或躺地待在路旁，而那垃圾袋口的打結，竟像印度人頭上那頂布帽子。薄薄的朝陽、陰沈的微風，好似狂風走過後揚起的足塵，叫人只能濛濛地看著她的背影，添增些許無奈的幽怨。

讓自行車緩緩滑行，望望路旁略帶悽愴的房屋、榕樹，喘口長氣，似乎在應和淡淡激起的心酸和恐懼。一個轉彎，瞥見一棵由底部橫向斷裂而倒塌的檳榔樹，枯黃細長的葉子，隨著不高的樹幹，倒在微濕的田地裏，令人想起蟾曲的蒼老。

突然心頭一震，不知怎的，竟想念起爺爺來了，閒散的心情陡地下降、消失，耳邊竟開始嗡嗡作響。猛踩自行車的踏板，一心只想衝到學校的公共電話旁。一會兒，嗡嗡的聲音消失了，頭腦也好像清醒一點，右手探進口袋裏，拿出香火袋，緊捏在手中，嘴裏把所想到的神明都唸出來，希望牠們都保佑爺爺的平安。

電話接通了，那頭是爺爺的聲音，「你有什麼事？」，面對自己心情的鬆懈和問、答角色的臨時對掉，一時啞口，呆想了一會兒，我說：「昨晚台中風很大，我們大甲也一樣嗎？」

就像夢裏驚醒後的輕鬆和疲憊，帶著一身汗，熱騰騰地，坐在無人的偌大教室裏。托著頭，聆聽呼吸的急促不順，我懷疑起自己的勇氣。

對於所關心的人，竟要去掩飾我的摯情？

對電視劇裏的人物說出「愛」字，不管親子間、情侶間，我總要起一反感。因為覺得「愛」字的濫用，不只用做藉口，更是迷濛的陷阱，我寧可相信那是「一時的願意親近」。要耍嘴皮，湊湊熱鬧，過了不久，心裏又不親了。就如同新衣服被穿過一陣子後，要不是看在價格的面子上，早就丟了。

在未對「愛」的心理預備成熟，以及「愛」所該付出的程度確定之前，怕負了人，我是不輕易提到愛的。於是，對他人，甚至親人、朋友，不該說出自己的誠摯和關愛。

這  
還  
他八歲  
，在所  
不善。  
別，之  
，大者  
發自心  
一愛，  
們。

被  
我的  
別著，  
却情之

的白

的懷  
尊；  
早已  
救世

仁  
動  
無

這樣說來，心中應是就踏實的了？

還記得美國作家白簡寧的幼年自傳——子夜行，描述他八歲至十一歲間，因家中種種變故，必須住到收容所去，在所內和所外的生活中，他遭遇的所有幸和不幸、善與不善。在匆匆地經歷許多非自願而無目的的生離，甚至死別，之後，對那些善意的朋友，竟只成為回憶的一絲清甜，大都沒有得到他衷心的回報——親口說出「我愛你」。發自心底的不安，他要把握機會來表達心中誠摯的感動——愛。

不安和愧疚，是可以飛揚人心的啊！而我却壓抑住它們。

似乎是常常的，「最多情總在無情裏頭。」這句話，被我誤用為焦慮不安的掃除。在享用過人間的溫馨之後，我的心，會暖地和迴盪不已，就像吃過美食，腆著肚子，剔著牙縫，翹著腿。但是，我只會自私愚昧地滿足和感謝，却從不表達、流露，來製造溫馨。奪取他人品嘗人間溫情之美的機會，我是太自私、太不自然了。

用指甲輕劃著桌子邊緣的褐色漆，劃出一道原來木色的白。啊——

我是太年輕而幸福了，年輕幸福到沒有真正生離死別的悽痛經歷。於是，天真地珍貴那敏銳的感受、高傲的自尊；又可笑地認為幾把心酸的依依，和幾滴惋惜的眼淚，早已使我蛻變，甚而超過老者。結果，潛意識裏，儼然以救世主自居。

不敢說出對別人的關心，有時是用「緣」和「天地不仁」來搪塞的。事實上，似乎是害怕罷。害怕自己易感善動的心被偵察出，害怕自己付出之後，沒有回報的頹喪、無力。呵！所謂的成熟，高傲的自尊啊。

總是這般小心翼翼地提防著，一旦發現他人越界，難免

有高度的尷尬不安和易怒。

安定而飛揚的人生，是我的理想。然必須先並育，才能談上不悖，因為安定是無限的，是靠著飛揚來拓展的。蘇東坡在後赤壁賦裏有幾句話：

「劃然長嘯，草木震動，山鳴谷應，風起水湧。

予亦悄然而悲，肅然而恐。」

是那份飛揚之後所生的廣大與安定啊！只有飛揚到了高明，才能道出那無限的中庸。原來臨著「生活」這條路的兩旁，盡是江上清風，與山間明月，要我們一邊走著，一邊用飛揚的心來得之為聲，寓之成色，並體認「吾與子之所共適也。」的造物者心胸。

歷史上千垂百鍊的文學家，能留下動人的文章詩詞，多是源自滿腹的感觸在利時的綻放，而短暫並非不負責，有著玩世的輕鬆，才寫得自然、真實、親切的人世。又如何去苛責愛的定義，只是情感在瞬間真摯地授出呢？

我是太嚴刻了。恣意運用自己敏銳的感受，思想，遂成那樣刁鑽，那樣的複雜做作，其結果，成了冷漠、刻薄。心靈上所有的滿足之感謝，原來是盲目無自主行動的，竟是要滿足那淒鬱的錯誤美感，要自己就溺在惡情緒裏，而無一思豁達。

手裏的香火袋，一面寫著「北港天上聖母香火」，另一面是「合家平安」。呵！該感謝所有的神明，在我的緊張中寄望著心安。

小時候有種幻想——所有的人、物皆上天為我而生，一顰一笑、一風一雨，皆因我而有意義。且容我重拾這痴妄——謝謝大樹，使我在陰沈的清早，能有一番驚醒、喜悅。騎上自行車，這一路上，還需領略多少人間的誠、善，除去多少內心的貪、鬱，才可得到一點心靈的甘沁。嗯！是剛起步的孩嬰啦！

